

《聯合文學》

朱天心作品集 4

方舟上的日子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方舟上的日子／朱天心著. -- 初版. -- 臺北市：

聯合文學. 2001〔民90〕

面：公分. -- (聯合文叢；239)

(朱天心作品集：4)

ISBN 957-522-311-X (平裝)

857.63

89016947

聯合文叢 239

方舟上的日子

作 者／朱天心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初安民

主 編／江一鯉

編 輯／張清志

美術編輯／周玉卿 張薰方

校 對／馬文穎 李元平 張清志 朱天心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 版 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 話／27666759・27634300轉5107

郵撥帳號／17623526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 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 unitas@ms4.hinet.net

unitas@udngroup.com.tw

印 刷 廠／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 經 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 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 話／(02) 26422629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1年1月 初版

定 價／200元

copyright © 2000 by Chu Tian-Shing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522-317-9 (漫畫；平裝)

ISBN 957-522-311-X (單行本；平裝)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調換)

方舟上的日子

朱 天 心 作 品 集 4

朱天心創作年表	綠竹引	天涼好個秋	餘香	十五歲	球·青春行	浪淘沙	一二三木頭人	春愁	忘年之戀	長千行	梁小琪的一天	方舟上的日子	長大（代序）	編輯說明
208	176	150	138	134	122	098	088	084	076	048	038	012	006	004

目次

編輯說明

一、《聯合文學》自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創刊以來，即以「刊登優秀作品、深化文學論述、整理文學成績」為職志，以成就兼蓄並容的「文學載體」、「閱讀介面」為自我期許之目標，稍後成立之「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則與《聯合文學》雜誌同為車之二輪、鳥之雙翼，提供作家發表與出版的園地，努力成為作家前進的動力。

二、聯合文學出版社印行書籍，紀錄眾多作家的才情、識見和成就；值此世紀更替之交界，聯合文學出版社

朱天心

特別推出當代重要作家朱天心的作品集，以志文學之永續，如旦復旦兮。

三、【朱天心作品集】經彙整編纂而為一完整之體系，既可羅列朱天心個人之創作星圖，實亦展現此地文學發展的內在張力。

四、作品集之中，如為重編而新印者，原書之序文、導讀、附錄等，均盡可能收入；各書之末並有一專頁，載明：原書名、原初版日期、原出版單位等初始資料，以為讀者及文學研究者所知、所用。

長大

(代序)

小時候每到春天都養蠶，學校門口的小店有論盒賣的，記得和妹妹每天一大早就死活不顧的跑到墳墓山上採桑葉，小心的喚著幾仙幾仙，但好像都養得不了了之，總不記得下落如何。

後來老二教我們養。訣竅是只要不停的餵擦得沒有濕氣了的桑葉。結果牠們竟然也滿有一回事的蛻起皮，結起繭來了。總是不忘記牠們蛻皮時的樣子，牠們不像家裡的小狗一樣是有表情的動物，但我是真的知道牠們有多痛苦，常常忍不住替牠們把皺囊囊的皮給拉下來。那時常守著養蠶的餅乾盒邊想，長大，真不是件好事！

朱天心

作品集

6

第一次覺得長大是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有一天，學校門口的飼料行掛起了個很引人的大招牌，幾隻狄斯奈卡通裡的豬小弟，然後幾個大大的字「小豬出售」，我和雅雅剛上過小馬不學好，成天在泥潭裡和小豬學打滾的那課，所以認得小豬這兩個字，雅雅說那四個字是小豬出租，我說是小豬出集，因為集常常給我一種很稠擠的感覺。每天中午放學時，我和雅雅都會吵一頓，兩人發誓打賭著各人的看法，然後一齊買沾著花生粉的豬血糕吃著回家。

後來我們終於學到售這個字了，每天走過飼料行門前，我們總會抬起頭來望一眼招牌，我想我的小豬出集，她想著小豬出租，兩人仍執著那份荒唐。升三年級的那個暑假，雅雅搬到東部去了，學校開始要我們背九九乘法，我生就對數學沒什麼概念，背起來一個數字一個盹，真是苦極了。我常站在飼料行門口看招牌，默念著小豬出集，也想想雅雅的小豬出租，似乎比我的有道理，好歹我們的句子都比招牌上的好，有人情味得多。我總是滿心悵悵的榜站在飼料店門口。

初中有一度，我突然很鄭重的忙著替自己找丈夫，卻是一些都沒有覺到未雨綢繆的可笑。看到學校的男老師，我就會想到，若是我們結了婚，不知是一種什麼樣的婚

姻生活；看到電視影集的男主角時更會想，我和羅勃韋納的孩子的頭髮不知是金色或是黑色，因為剛讀過生物遺傳，我的基因、染色體的考試都拿很好的分數。

後來對於選擇丈夫有了個結論，我自認為是一個很寬大很感性的條件，但凡只要有一個可以讓我崇拜至死的男孩就可以，噢，再加一個小小的理性條件，他得是個外國人，是個西方人，優生學暫不說，在我看來，外國人是比中國人好看上很多的，真有意思。

高中考完，就忘了有婚姻這樁事了，因為當時考上了個好學校，正雄心萬丈，高一還沒註冊，我就在驚想著台大外文系和政大新聞系，拿破崙當不成沒關係，歷史上也總得留個名呀！而首先不沾染婚姻，就似乎是一樁很有風格的行事了。

從小我就崇拜偶像。每當一個偶像幻滅時，我就自己再塑造一個，所幸是一種理性的情感發洩，所以偶像一個個的幻滅並沒帶給我過太多的痛苦。

小時候，喜歡在一邊聽大人聊天，自己也喜歡翻翻書櫥，加上南魚座的人本就像大海一樣的浪漫，所以胸中的感情常是波湧得很不可收拾。我現在還常驚異自己在那樣的年歲裡就知道該扮些什麼樣的角色，父母師長說我天真活潑，跟同年齡的夥伴

們，我們照樣玩過五關、踢罐頭，照樣玩男生愛女生，在仇人家的牆上寫王八蛋。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我總會瞪著上鋪的床板發楞，想著今天《金瓶梅》中那段，西門慶和小書僮到底是怎麼回事，再背背沙特卡繆祁克果。

動物生就具有自癒的本能，所以我也很快學會調整自己的情感。我瘋狂的崇拜學校的一位男老師，後來在街上看他拎著一條魚，我就決定崇拜巨人隊的沈清文，又從報上知道沈清文比我小上三個月，我就崇拜吳建國——這可保險得多。

初中時，接連看了幾部電影，就忽然很企慕起白髮紅顏的愛情。我在每一個大人身上找尋伊莉莎白一世的海軍大臣西摩爵士的影子，幻想我是正當荳蔻年華叫他驚艷的小貝絲。後來迷上一個叔叔，他長得像喬治史谷特，因此他就是桑堡的男主人，羅契斯特先生，我是簡愛，蒼白而謙卑。半年後，爸媽帶我和姊姊參加他的婚禮。我和姊姊舉著果汁向叔叔阿姨敬酒，我笑吟吟的看著他們，因為我篤信我們的柏拉圖式的愛情呀！我在日記上寫到。

有個同學的爸爸很漂亮，像極了卡萊葛倫。我就寫了一篇小說，叫〈儷人行〉，關於一個穿露背裝的女孩和一個中年男人在一個冬日裡開車到墾丁公園的事，因為南國

冬日的迎風招搖的椰子樹，總給我一種浪漫得想哭的感覺，後來寫到那女孩在墾丁賓館裡叫sherry酒時，想到女孩在冬日裡穿露背裝，而且他們是精神戀愛，不能有什麼肉體關係，總之，諸般不是，就沒寫下去了。

高中，我當了兩整年的慘綠少年，成天在日記周記上長篇大論，中間不時夾幾個時髦的英文字，每天晚上翻它們的時候，總覺得自己真成了林懷民（蟬）裡頭的陶之青。爸爸有他特殊的教育方法，他知道我抽完菸一定要刷牙，所以就名正言順的讓我在高二就抽菸，教我怎麼吐煙圈，怎麼從鼻子噴煙。我常愛穿著個下襠泛了些鬚鬚的大袍子，抱著吉他和沙林傑，叨根菸，噁！對自己，真心折極了。

有天背著書包回家，坐在公車上，看中華路的闌珊燈火，打了個呵欠，想到要玩的都玩了，忽然很想同學，橘兒呀，死小孩。回到家，幫媽媽餵狗貓，看《羊城私探》，吃西瓜。

此後，忽然一絲玩心都沒有了，或許大專聯考開始對我有壓力，或許因為這陣子教堂上得很勤，我在日記上謂之「回歸」，有句話「老夫三十年前看山水，山是山，水是水；三十年後看山水，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再三十年後看山水，山是山，水是

朱天心

水。」我一再叮嚀自己現在這種心境的平和是尤為可貴的，比起以前常歎「富貴榮華原一夢！」時的那種強抑自己不為外物所動的境界是高了許多的，重要的，這中間可是夾著一層滄桑，我很大言不慚的以為，我真正長大了。或許，也不，退一步，這一個「回歸」的小環環，亦不過是整個生命成長中必須歷經的一程。

現在想來，長大，依然是一件苦事，要割捨丟棄的太多太多了，尤其當發覺有一天我竟然也氣呼呼的打開大門叫外頭正廝殺著過五關的小鬼們安靜些時，那對自己是種太大的震驚了。但是，動物與生就有自癒能力是不是？心情惡劣時，拿起吉他和媽媽和一首聖歌，用倫巴的拍子彈（我的心需要主），唱唱，還可以起來跳上一兩步，世界，依舊是很好的。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日景美



事情一開始就是他媽的不對。

那是一個發了白霉的下午，你知道的，就是那種讓你要命的發黏，做什麼鬼事情都不對勁的日子。我和小二拎著書包敲桿去。他媽的那真不是一個人混的日子，三下兩下就把我和小二身上的小鄉都給敲了個精光，我們只好到公園去晃了。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椰樹搖動的沙沙聲，那真是要人命的好聽，尤其樹影更是搗和搗和的讓人發暈，很想好好的幹上一場覺就對了。

我和小二斜躺在白鐵椅上，把帽子壓得低低的，那是一種在這個時候我最喜愛的戴法，就像西部片裡的槍手們，在寧靜炎熱的小鎮走廊上假寐時一樣，讓人覺得那真是他媽的陰險又漂亮。

「哈！管？」我點了根草問小二，天知道那是我僅存的碩果，已經壓得繃囊囊的了，但是我就是知道小二不抽才問他。他是那種全天下女孩們所會認為的好情人，浪漫得像一朵蓮花，你知道，就是那一種有著很淫蕩的桃紅，卻又很清香的玩意兒，小二就是那樣的東西，上廁所都不忘記吟〈登幽州台歌〉，我簡直受不了他，就跟他看不慣我泡馬子的方法一樣，但是我真的喜歡他，就像愛一朵蓮花一樣，他媽的，小二就是那種別致人。

小二叨叨絮絮的在講一個很鮮的女孩，梁小琪，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她的名字，我頂不愛小琪這兩個字，老讓我想起他媽的那種頭上綁著紅緞帶的小哈叭狗。但是我喜歡梁這個

字，就像我自己的何這個字一樣，都是很書香氣的，雖然我是個頂不學無術的人，但是你知道書香是很好的一種氣味，很陰涼，就像是走進中藥房時的那種感覺。

「小子你上是不上？」小二忽然很挑戰性的拋一句話過來。我知道他在說笑，因為他不會肯把好女孩給我糟蹋，而且最要命的是，梁小琪也是個愛談文學人生的傢伙，那真是叫人不能忍受，就像是《浩氣蓋山河》裡那個做愛前還要在胸前畫十字的老女人一樣叫人倒味，我是簡直不能忍受！誠如你所知的，我並不是憎恨文學人生，但是他媽的梁小琪必又是跟咱們學校搞校刊的那一票群居終日，言不及義的人差不多，我可是頂瞧扁他們的，一群沒票泡妞兒的人，拉著什麼尼采叔本華這些老先生們做電燈泡。我並不是說我不愛尼采，相反的，我真想親親切切的搥他一拳，就憑他說了上帝死了那句話，我敢打賭他必定是一個可愛的傢伙，我著實看不過我娘成天抓票兒往教堂扔的樣子。

不過小二這句話倒是挺挑逗人的，因為小二的滿腹情詩尚且罩不住她，那麼她定是個滿花稍的妞兒，滑手的魚兒我都愛。

其實我泡馬子的年資還很淺，不過至少還做過一個妞兒，你千萬別以為我是個喜歡辣手摧花的人，只是這年頭那種很馬蚤的妞兒太多了，尤其他媽的那種國中小翻毛雞更是成天的繞著你打轉，搞得你心旌動搖的。他媽的那馬子硬是勾引了我十來次，我敢發誓，十來次！那真是一次很慌亂的經驗，說來真是很要命，我幾乎不記得事情是怎樣經過的，只